



木子靈傳

木偶

錢福

木子靈字雕開小字減郎其先
水望月而生是名曰椿椿生八千歲當人皇時其子
孫始煩然皆隱山谷得終其天年至帝堯時頗蔽匿
奸宄命益治之幾赤其族其幸脫者猶得世居山谷
燧人氏時採其支屬為光祿勳神農氏又取其良為
將作大匠椿之後稍稍用于世然未甚顯貴商之末
有射天者始用其族而雕琢以肖之木氏遂顯然類
皆有兩柱不能自重漢高帝在白登時代美女以惑

關氏又本于丁蘭遂以母事之六朝時有名女唐者
能為海賊而非其族木子靈者椿之後也然莫能詳
其世數子靈生于唐初當德代時幹偉中堅大具可
雕之質然成就之者耳鼻欲大目欲小往往難其
人時有楊惠之氏嘗與僧繇共繪卒棄去而特喜與
木氏游遇子靈恨相見之晚為雕琢粉飾之子靈木
強約束惟命遂偉然為世所尊重奉香頂禮合掌膜
拜雖王公大人不吝屈膝其支族早者乃公乃侯或
仕郡邑子靈雖深居高拱而其族有填溝壑者或取

以爨而過之遂大呼曰君救我君救我子靈不為動
乃恚甚曰君若不遇惠之亦溝中之斷耳而富貴而
忘我為獨無水木本源之思乎若釋而幻飾去而幻
形有不取而爨者乎子靈慚不能對然貴重者若干
年至唐末五紀之亂子靈沒于兵燹後世子孫益繁
衍雖窮鄉下邑靡不有之

太史公曰昔人嘗稱偶然題作大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子靈不得為樗櫟而抱齷
滕之恨禍福善淫則又非其致矣至宋時其族有名

木假山者或以假病之答曰余家子靈子將以為真
矣而世咸重之吾之假乃吾真耳
太史公曰昔人嘗解思漢國於大石中更不無
珍異物不可勝數不在其
半至唐末年為之
沈氏亦謂之曰
此亦為假無本本然
心感其曰
以假為真

曾開地傳

土偶

錢福

曾開地字莊成小字增郎因去土而姓曾開地之先
不知其所自起或云混沌氏之後至帝堯時后土氏
共大禹平水土始就封于汾陰其後有起為陶正者
天下賴其器用然豆登甗甗既缶之材無能大顯周
之時有名犧者以屬春官漢之時有名龍者以屬太
常有名尤者隗囂將王元欲請以封函關然皆非后
土正嫡孝武幸汾陰祠后土而求其後訪之堪輿家
以茫茫無垠而止開地者龍之後也開地遠祖當東

昏時徵為蔣侯尸以劫西師怒髮裂背功卒不成故累世無顯者唐天后時為天堂開地之父始與子靈之族俱徵詣上方然畫博士以繪鑄局以金木氏曾氏輒罷歸德代時子靈先與楊惠之游因進開地與共事受其獎飾莊嚴光彩煥然可觀王公士庶爭進崇重子靈心如妬而語侵之開地曰子不聞土復為土乎第不知子之漂流何所耳子靈語塞遂並重于世有相者語二子曰子靈質實項有繚紋壽百餘歲然不免火厄開地韶秀時有小小剝損然輒見憐而增

飾之乃其後身粉骨碎禍亦叵測至唐宋兵火卒如其言其子孫亦甚夥有為王公貴人者有為輿臺隸卒者有百年香火而供養者有屋破垣穿而憔悴倚壁者子靈之後亦多類此云

太史公曰或曰土木所託也故朝廟木主其意遠矣嗚呼此樹栗之說也古者不得已而寄之名號以誌其神木主云乎哉况耳之目之口之鼻之而四肢之吾以為土木也已矣或又曰今之為祠堂者以為子孫可識辨也故用偶嗚呼太廟何以必主也今上

從言宣揚...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每以...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其...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扶風侯傳

扇

姚鑄

君姓戶諱朋羽字君素別號清風軒舊為瀟湘人骨
格峭而直一不染塵凡態世固已重之既而得剡溪
葉氏子為友相與去其短而取其長通其所有餘以
濟其不足於是為完人有足濟天下者矣然唐虞以
來民用協和君亦無事於佐理者暨禹有四海祝融
氏為虐民間苦之特甚禹乃詢左右求所以副天下
望始物色君遂慨然赴命奉揚惟勤一掃而驅之祝
融氏燭遂息天下生靈鼓舞稱慶而君之功自是登

名太常矣第君性尚謙默不欲爭長術能出入公卿
間時或列形迹以自晦有言及其功輒視而不答卒
未有能啓其喙世之人莫不賢君嚮用益切諸葛氏
起佐蜀龍驤一世無可與共事者乃獨引君為參謀
指揮三軍伯業底定其後晉王濬亦嘗辟君以却西
風之塵卒安晉鼎與有力焉君之事業隨試輒効類
如此自是時君世主恒視君為尚方之寶士大夫相
與愛護維持無敢用其點污天下事每得君一濟故
其姓氏之著雖外夷間且有能道之蓋衣被如伊周
而猶能極之久遠進退如孔孟而未嘗艱於遭遇追
遂不吝於嬰兒終可以動萬乘之貴族類滿天下顧
無一不本其宗祖其在君者俱是韻艷世未有傳其
事躋之毛穎諸公列者是亦豈非秉筆者一欠事歟
余故備書君之本末以補太史之缺俾君之名亦日
是以不朽云

余始會書語之末末公辭大史公時甲子名者曰
陳元頴公之弟也其弟元頴公之弟也其弟元頴
無一不本其弟也其弟元頴公之弟也其弟元頴
遂不香其弟也其弟元頴公之弟也其弟元頴
而辭始時之久遂與風吹子耳也其弟元頴公之弟也

陳玄傳

墨

易宗周

陳玄頴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湍於陳曰以為姓自八
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
城府秦始皇過頴川召松欲官之松固辭乃遥封為
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茲固當唁矣
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
自筮之得貞離悔坤為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
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為文明而坤
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頴初得明夷

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吾知不免矣未幾有無
賴子棘不為松所容奔告於秦曰陳公怨深圖大今
潁川以南皆其所據不早除之必為後災始皇怒使
蒙恬伐之恬諫曰不可伐以聲罪松齊民守田舍無
爪牙以利用無勢分以凌人今以流言襲之潁人必
自恐潁人恐天下搖矣始皇不聽恬至潁川或勸松
遁去松曰先人之土不可棄也矧吾以讒致禍天若
喪予其何能逃恬亦募人生致松而夷棘之族松背
縛見恬恬載之後車歸告於始皇曰臣往問罪松實

無辜願陛下待松以不死始皇乃并其妻囚之土官
已而生玄時赤光滿室松顧其妻曰此非文明之兆
乎易於是驗矣始皇崩守宮者歛人曰竊玄以歸玄
幼質疑重獨緘默不言歛人乃延師端模以作成之
時天下多亂玄韜晦不出漢高祖既定位不事詩書
後聞陸賈言乃稍用儒術玄聞之隨歛人至長安曰
賈以進由是日見親幸叔孫通起朝儀張良立制度
蕭何定律令玄與有功高祖一日召玄問家世玄泣
以對高祖歎曰始皇苛虐如此安得不亡乃授玄龍

香太守贈為松滋侯玄自掌機務勞瘁日甚高祖見其羸瘦顧謂玄曰朕以國事勞卿至此奈何玄對曰臣幸際聖明得竊名以傳不朽雖捐軀殞命亦何惜哉自是不踰月而卒高祖憐之詔有司自今陳玄子孫賢者皆錄用時有假玄姓以求蔭者左右察其實以聞高祖立斬之自是無敢冒者

史臣曰自古得天下者必資於才然天生賢才以遺人國亦何嘗有厚薄哉顧其君棄之而不用用之而不泯是故國勢日孤而危亡繼矣夫智長於無而才

充於抑雖中人之質猶得以自奮而况英雄豪傑鴻飛龍卧以待天下之清者哉斯不云乎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以是知漢三傑而下多秦之逐客不謂一陳玄也雖然藉寇兵而齎盜糧呂政誠可鑒矣若蒙恬者亦秦人之賢哉

石虛中傳

端硯

易宗周

石虛中山後人其先與歙之龍尾溪石氏同族祖青
游羅浮至高要愛端溪山水之勝遂家焉父諱子性
剛介隱居未嘗炫耀虛中初生時有異人相之曰此
兒紫眼有稜他日必以文章顯父由是深藏之有金
氏子雅好修飾虛中與之游益加砥礪一日端守見
而竒之曰此子廟廊之器少加文墨即有大名虛中
乃隨外姻附舟入京師聞潁川陳玄孫尚清有美才
竟往接之一見如故唐明皇聞其名乃併尚清召之

命為左右史一時詔制多出其手明皇與太真幸沉香亭召翰林李白作清平調羣臣皆不得預獨左右史與高力士在焉明皇謂太真曰朕嘗以文事屬和璧顧其性遲緩不若虛中之英毅也自是益器重之未幾安祿山以幸進明皇寵之至與太真對食戲為塞酥之詠虛中從旁竊笑顧謂尚清曰此禁宮實錄也吾輩職司記載茲不傳後世何以為戒祿山雖極貴幸虛中每見必趨避未嘗少屈祿山譖而廢之虛中閉門歛跡無怨言祿山反明皇入蜀太子在靈武

遣使召虛中即奔至叩首對曰昔至尊斥臣等而親祿山使忠言不得以上進臣等知有今日久矣時裴冕勸太子即位虛中曰不可中原人心日望殿下收兵討賊今至尊遠狩逆賊縱虐不先聲罪而遽正大佐可乎太子頷之乃命同中書上表請旨并召諸路勤王後賊平以功封即墨侯年九十始乞休致上尤眷愛不已時或召賜顧問以其子浚磨罷侯爵而諸孫皆顯於朝由是端溪之石遂名於天下矣虛中性沉靜寡嗜慾平居未嘗忤人人皆重之故得上壽云

史臣曰處功名之盛能不以進退而貳其心卒以令終者吾於唐之中葉得一人焉汾陽郭子儀當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乃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願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然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致謗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退無纖芥自嫌蓋其心在王室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耳若虛中者謂非其類歟世之為人臣平時受君恩享厚祿一旦臨利害奉頭鼠竄視其君如路人者聞此亦可愧矣

桐君傳

琴

孫承恩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翰帝才之始隸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以本桐出也故猶稱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君子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于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澁文王居姜里賴以遣釋周公相成王悉徵雲和龍門空桑之良

以備用時得人為最盛孔子道既不行于春秋尤樂
與桐氏友每有所感必即桐鼓而歌之桐輒能明其
意爾後嗣日蕃人益多與交者凡狄臣孽子幽人貞
女隨其遇各有所得有伯牙氏者與之尤善每謂曰
吾生平有山水癖惟子與我共耳時有鍾氏者獨知
二人相契之密子期死牙與桐寢踈論者謂人惟務
取友固不必人知若牙者亦隘甚矣子賤為單父宰
慨然有志虞氏之治徵桐氏日與周旋邑用稱理晉
稽中散康常欲結為浚齒交稽後以罪被戮時猶

相視為永訣卒不負其言時又有戴逵阮瞻者亦雅
善桐人有求識桐者輒就二人既不問賢否悉與進
戴則務擇人苟非其人雖王公弗與至不勝厭輒擠
桐氏以絕求者戴則暴矣非桐之罪也是後獨柴桑
翁深會其意作志言交每相對一咲嗒然忘形人莫
窺其際也桐為人冲雅和樂聲合律身中度金和玉
節備八風四時五行二儀六合之象其同輩若秦阮
氏者俱不可同日語也雅好潔且惡煩囂延之者必
闢靜室焚香坐以石榻尤宜月夕與語益快意傾倒

然頗不為時俗所識其未遇者多為野人所折辱漢
時有得之俾供爨者蔡邕偶過之聞其悲鳴急邀以
歸邕戲之曰微余子其燼乎曰提挈之見其裾有藝
迹曰號為焦桐氏唐明皇嘗召對便殿語未竟輒叱
去故終明皇時弗顯桐後亦頗逐時好多隨人意出
新巧聲其族散處天下既衆然率以年老為良其壽
者多至三四百歲面作縐文識者輒能辨之曰此斷
文桐氏也嘖嘖加賞至以儕于焦尾云
論曰桐氏固多賢然亦因人而成余嘗慨想虞周涉

泗之盛生其時者賦質既良而又有舜文仲尼為之
主故其言論風旨高明廣博有太古之遺意焉所謂
聖之徒者非歟降及後世其德少衰矣臨邛之事千
古之羞而桐亦與焉視祖德何如哉世之欲友之者
亦慎之而已

温湛傳

湯泉

嚴時泰

温湛字去垢關西人也居驪山下其先與寒士同宗而異派雖不及寒之繁衍而世德温然人咸稱之因以為氏禹受舜禪先期沐浴方隆冬諸寒皆塊然僵徑不為動惟湛始祖沈內融外洽藪氣和蒸禹用而悅之遂命主湯沐之地故又姓湯氏十七世孫涪佐成湯以盤銘新天下功成封天水郡侯春秋時有名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原之學曾皙嘗率童冠從之游資其麗澤焉歷戰國秦漢以後湮微無聞至唐

而湛始著於開元間母金氏夢燭龍入其室覺而生
湛及長神清氣溫夔出塵俗嘗逢異人授湯劑方藥
及服食金丹硫黃煉修之術湛耻以方技名秘不言
於人惟游心聖賢之學謂詩之教溫柔敦厚而易則
潔淨精微昔孔子欲學易以期無大過而又以詩訓
其子及門人可見聖人於六經尤注意於此自是沉
潛詩易不舍晝夜久之覺有溫故知新之益慨然以
師道自任專務涵容開人自新之路一時學者罔不
樂從之游以汙入者以潔出多所成就焉性不樂仕

進玄宗聞其名徵為太子洗馬不起又徵為冬官卿
六不起待臣言湛溫雅清修寔聖世第一流人物陛
下當親屈萬乘帝乃命車駕幸其第湛玄衣玄冠蒼
玉珮以見意泊如也帝曰朕渴慕先生久矣啓沃之
益今有望焉湛對以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必溯求
心學之源涉其津揚其瀾以至於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之盛於是使斯民淪肌洽髓於沛然德教中然後
為自新新民之全功帝悅初貞觀間擢十八學士更
番直講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太宗崩而浸廢不講至

是帝使張說諭湛欲以為翰林學士俾湛等居其中
復太宗故事湛不可曰此人世仙境耳豈屑居之吾
當俟吾良伴入真瀛洲也說以復於帝帝微恚曰拒
人顧當如是耶說對以湛絕意仕進故放言自棄不
足責也帝意遂解卒不強其仕更數幸之湛愈感激
言臣自揣下流不可上通清要輒以戇言忤聖意陛
下不加以罪而又愈屈車駕臣仰見陛下不惟有
人君之度且有人君之體矣湛性澹朴喜效上古穴
居野處帝乃命將作匠為充拓之而起第其上仍甃

以白石時人語曰湛雖不拜學士而其身已在石渠
中矣湛得異人所授方術惟秘服食修煉至於醫藥
謂古聖賢所傳足為仁術嘗以之濟人凡血脉滯
筋榦拘攣膚革疴癢等疾罔不治之若病漚結於內
針石所不及者亦做倉扁華陀法服病人以麻沸散
良久汗淡五臟邪穢由毛孔而散其病自愈語人曰
倉扁瀦洗腸胃之術雖神而割破腹背不無駭病者
吾法固亦以瀦洗為主但不敢割破耳然要其收功
亦未始不同也人咸疑之帝自相韓休以來宵旰圖

治御貌殊瘦及服湛湯劑更腴澤殊常時楊貴妃病渴帝曰令步輦從以就湛湛診視訖對曰脉浮且沉厥首涔涔火熾於心載渴載斟此多食炙方果所致耳乃授以湯劑妃熱服之灑然汗出遂愈湛頗知妃宮掖隱微曰放古和緩以醫為諫繼言及於媯汭塗山之盛又及潁河洲漢廣江沱所詠以諷之妃不覺悅悻知在德不在色一時屏去膏沐天然如洗帝顧而咲曰太真汝今可謂之太真矣湛從旁贊曰若妃始終能然則臣規諷之益不淺于圖史但恐妃不能

恒耳未幾安祿山生日妃言於帝欲以後三日用湛洗安祿山兒帝謂湛湛對曰臣曰者云云固憂妃不能恒今果然臣若又目而助之是前言不信於妃矣帝重違妃意復強之湛曰臣頗能以尸祝代庖丁凡將牲體至者臣能爛之使啖今天下皆欲飲食祿山肉陛下若為天下烹之臣當効力若洗以為兒則不可帝乃別命內侍為妃洗之明日湛目祿山從帝來幸知已洗兒目譏之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祿山之洗其小狝乞濟者邪祿山雖憾之然湛不屑仕竟

不能如之何湛為人寬柔卑遜凡來者如呈身御史
識面郎官釋褐上舍去衣鼓吏脫帽露頂之詩人下
至袒臂之僧赤脚之奴皆以和氣接之未嘗少忤常
曰柳下惠謂袒裼裸裎不能挽而黃叔度亦汪汪若
千頃波吾獨不能為二人乎湛不仕而醫致富溢人
皆羨之湛曰是奚足哉吾尤善不龜手之藥若冬月
以售吳人之習水戰者則立取裂地之封亦不難然
吾不屑也其人曰先生不仕固清矣其如潔身亂倫
何湛不答帝一日問湛曰朕聞人臣不得於君則熱

中邪對曰居寵思辱是以不火而熱矣湛常病洩或
曰先生善醫何為患此湛曰予豈不能握固閉關執
但終日納污頗多苟不一疏洩之必成癰滯故也帝
聞湛久不娶問其故對曰娶妻非媒不得願臣所處
地苦無冰上人耳帝乃擇太液宮冷淑媛以賜俾從
御溝出湛由渭親迎之相合如夙契未幾携之放浪
江湖尋赴海上不及帝臨流嘆曰此非易水之寒何
斯人一去亦如壯士之不復還也左右言湛精服食
修煉之術實非凡人而淑媛亦凌波仙後身二人既

遇固仙去蓬海耳帝曰然湛向者自言俟良伴入真瀛洲朕以為妄乃今始知其有謂也初湛常於二月中旬灌內園瓜已而結實大於狸頭味更甘美帝怪而問之曰先生何術致此對曰草木得氣之先此多胤之祥良由聖德感召臣何術之有帝以為然至是始悟其能奪化育矣時帝春秋漸高方慕長生之術及湛去恨識湛之晚忽忽如有所失命疏其後派用之

斷曰秦漢以來方士鼓荒唐之說以惑人主者何可勝數湛有異術而終不肯自言於玄宗惟勉以帝王明德新民之正學豈不賢哉後世陳希夷入見宋帝不對其君以玄默修養之道而勉以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說其亦祖湛者邪又觀湛不肯為妃浴兒而以烹祿山為言其直節勁氣尤人所難及也或乃謂湛太柔少剛豈知湛者哉湛之支流末派今散處天下而惟滇為多在滇永昌為尤妙淵微濺溢皆有潤身之學可謂世濟其美者矣予方資之以與郡人圖新也故為叙其前人之美以感發之傳曰公侯

上復使密求之果得焉黜與密俱詣長安明日當陞
見密顧黜謂曰君顏色頗黧怒上乍見之必駭嘗聞
園萋能去黑盍試諸黜笑曰天生黑於子園萋其如
子何及見上上注目良久曰是固所謂墨客者耶既
而曰君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問以治安之道黜敷奏
數千言皆自肺腑中流出上覽而奇之拜為子墨客
卿自是恩寵日加每宴飲必命與白羔年耕及諸珍
等侍而雅意向黜餘子僅取充數而已常曰與羔等

飲但知羅列臆葷惟黜在乃可謂文字飲耳耕等忌
之從而媒孽其短曰黜文譎怪幻誕宗尚老氏其說
率歸於無陛下欲親近儒臣無如松滋侯陳玄者玄
文典雅可以垂久非黜所及上曰朕固知黜非玄匹
所以任用亦自不同特以為比若等則有間耳耕等
慙謝一日上問黜舟居海上何恃而不恐對曰每遇
風濤起遠岸則下疇近則維之以繩是以不恐耳上
曰善哉他日舟楫之任當屬之君矣耕等聞而益忌
之復詣于上曰黜之先為寒鳥所化今其吻尚如鳥

喙蓋遺體然也又曰黜貪墨暴厲雖頗有文辭要不免為克言而蹠行者願陛下察之上曰玄鳥生商古之善用人者或取諸盜賊吾復何拘朕之得黜如魚水也若等勿復言黜聞之感激至泣下愈以忠鯁自許時上方好神仙方士或言黜善導引吐納之術能縮趾至願間上以問黜黜對曰臣但聞寡欲可以養心心得其養自可延年不知所謂導引吐納也上默然未幾上有疾醫云黔人脊榦生得之可療時內外臣工無如黜之黔者黜聞之欣然謂醫曰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况吾受上恩素厚今日豈敢自愛耶然此不可使聞於上在吾自為之耳乃密就刺客金鉞委以身焉醫得其榦以為藥天子服之果愈已而召醫行賞醫辭曰此非臣所能以黜之榦為之藥也上不覺失聲曰我雖不殺俞黜俞黜由我而死為之嗟悼不已詔厚賻其喪賜塋腹裡地乃贈為文忠侯黜無嗣尋錄用其族云

太史公曰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夫施於天下固不可施於君父則惟恐其不然也黜本墨氏

齋而能為君以殺身豈非善用其道者乎至于曰帝吐納導引之間而以寡欲養心為對尤可謂深中帝心之膏肓者醫知黜以身為帝之藥而不知以言為帝之藥也久矣嗚呼此豈醫之所及知也哉

三友傳

脚帶

羶襪

皂靴

王鑿

足有三友戴元白毛士瞻皮子華戴生其先相黃帝
單羽毛之俗為文明之治世系窠絲遠生其裔也軀
段脩偉瑩潔如玉性善機巧組織卷舒以時而好脩
邊幅裁製不失尺度毛生出新羅羊氏氍毹族為人
溫柔和厚性不喜趨炎附熱與貧賤者交雖毛髮衰
落久而不厭皮生族出胡地始祖仕趙武靈王賜姓
皮氏以短捷從征伐後世子孫習染可以黃可以白
而與大夫士交則知其白守其黑也三生與足處一

舉步三人名同行出入相友而戴生與足尤親狎每
促膝談禪若有骨肉相依之歡士瞻子華不悅士瞻
出席躡主人曰吾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然于子
則放踵而不惜彼二生固以皮幣事足下而吾獨無
毳煖之供哉吾昔北遊齊國舍趙彥深而來從子矣
何負于汝而使之表裏受敵于二生也士瞻咄嚙未
了子華少疲隱烏屨几而卧不言若有皮裏春秋者
也久之拂韋而起曰足下以轉視予誠未知孰貴孰
賤若用超距攻城之勇舍我其誰歟吾嘗受咏賞于

東坡侍清談于蕭琛屈辱力士擲擊賊使使吾腰繫
百錢誠羞為子助選子能出使四方當為子致遺愛
于民人子坐廟堂時一舉足當博烘堂一笑也子何
外之而不惜我塗體沒雪之苦由是元白束帶以進
嗔于主賓曰吾于主人有大功者四吾自幼束縛之
使就道理一也吾能展布其體與之交結維固二也
主人周旋曲折吾必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屬三也
吾時包羞含垢未嘗不精白一心以從事四也彼二
生者不過鞵線之功皮膚之効耳信不若吾之近裏

着已也二生倚背附耳意尚悻然元白曰始吾潔已而進也淨澄江之疋練翻雪中之縞帶適見子華呻吟喘息形容顛顛士瞻敗絮自擁衣不掩胫矣士瞻曰吾瞻之在前也糝乎白雪之鋪温乎紫茸之煖適見元白計窮智短遺臭潔病子華百孔千瘡地無立錫矣子華曰二生不自憂而憂人不見負薪者及裘而衣乎皮既穿毛將安傳吾救于外戴救于內則士瞻幾有子卿齧旃之艱矣吾躓于前毛躓于後則元白幾有王緘曳布之媿矣吾惟去其故而置其新澤

其貌而飾其躬二子處吾囊括之內不亦可以截垢納汚耶二子無以對乃約盟曰吾三人奔走形勢之途趨趨盤桓受辱胯下久矣而今而後相與躡履青雲之上振步紫閣之前聞吾聲而識吾主人志願畢矣唯主人企足以待

謂之浮生云初崑人申生元外戚也素於元至深其
人獨負血氣數附護朱離君亦憐之兩人者相為倚
重東海兒歌之曰微幸父氣為主舍申翁誰為宮及
元之客蜀也不禮於申生申生聞之亦怒絕不與通
坐是亦失勢貧不能自振矣客有說申生者曰生何
拒若主之深耶朱離君習雖狂躁然仙才也足下必
欲計久舍此無所與可其銳於易動輕出者用群奴
故耳足下誠能返之除室與居徐說以道德之言強
以清虛之宴宜無不從者申生然其計乃厚具招元

使者數返申生廼駕自往迎元、不得已強忍詣申
君酒數行申生起為壽因字謂元曰靈倩公天下奇
士也始吾與公素昧平生托造化幸得侍君遊然僕
非公止以為主公非僕止以自存雖天下至昵不是
踰也今公舍雅遊狎姦細洵自娛矣竊恐一日釁發
吾縱不惜朽下土公匆、將安之乎即能改圖則安
固之業雖億世可也元乃佯聽之因避席謝曰君休
矣行當為君改之於是申生清舍處無飲食起居皆
曲為之防居無何其故僕數輩陰守之而元亦數、

間出申生患之客復有說申生者曰子之守若主亦
疎矣盍求安之術也申生曰柰何客曰子昔留久
放之徒而處之以幽曠之地是宜其不從也茲尚穉
姑女留此人少壯而愈靈竊慮一朝風雨奄及則長
必舍子而他適矣且吾聞朱離君外雖剛陽其中未
必有也誠得柔貞之婦以佐之苟意念相孚可不強
而自固矣走里中袁氏子體柔懷真良偶也子盍往
求之申生大說乃從黃負媒焉黃負者戊巳校尉黃
寅之婦也先是媒十餘曾往皆不字及負往媒乃字

行卜十有一月至日令元親迎之既婚元大說果屏
舊習黜故僕深居幽寂恣如客計焉明年輒息其子
亦神異不倫朱離君夫婦咸重之秘不敢逸稍稍試
而已矣後遷泥丸里居泥丸者九年元乃携申生并
其妻子紹為採藥滄洲遂不返世傳以為仙去云
贊曰詩稱其何能泚載胥及溺言附比之禍均也申
生兩資客計卒正其主以及其身可謂明哲矣朱離
君賈蜀為任俠及其一言自悟能返正以上遊豈不
誠大丈夫哉夫以應劫翁之事觀之則其世遠矣

茅仙君傳

茅紫筆

陳九川

茅仙君者西漢時人不知其名有巢氏之苗裔也有巢支庶土著者或為茅氏世以儉樸聞陶唐氏下之有曰茨者脩髯不翦能驅風雨嘗佐堯以仁覆天下諸侯皆仰戴之封於荆雲夢之間世食沃土有才子曰菁生而三脊清淨能通鬼神禹治水至荆齋居夢帝賚以神佐物色得之命代禱祠有功江漢既道遂載菁俱歸告厥成功堯乃錫禹玄圭禹讓於菁帝復錫菁玄圭使佐伯夷典三禮世其官乃定荊州歲貢

此處為書中其他內容，因字跡模糊且多被遮擋，故未進行詳細OCR。可見其為繁體中文，內容涉及歷史或宗教人物傳記。

茅氏一人待詔凡封建諸侯則分命之為卿掌其國之祭祀故茅氏之族遍天下至商周猶盛世不失官周初茅氏為大宗伯之屬鬯氏佐之是時天下稱泰茅氏有賢曰茹與弟二人皆有龍德彙貢王庭王乃命二人輔相天官地官而以其一兼大小大筮之職齊茅氏有神女生而有文在手曰蕙莊公夫人取子之宮中嫁為衛莊公夫人是為莊姜不見禮於莊公莊姜蠶於宮郊齋祀浴種感水土之精而孕彌月生子衛人神之莊公顧以為不祥弗子乃別封之瘠土

曰是植稟母氣耳俾原母姓為女茅氏其子孫遂為衛人昭王時荆楚疆大屢歲不貢茅氏齊桓公率九國之師伐楚責之楚服復貢如初至秦茅氏始失職亡其圭而女茅氏始著代有仙術十數世至仙君乃南遊吳越入名山修鍊嘗掘伏苓於烟霧間得祖也圭寶之曰神物固當終顯每以自隨道成乃出遊人間以度人為行亦脩髯滿灑雖約身有度而或時禿袒不飾好書能務博采尤嗜玄酒飲酣淋漓輒濡髯掃素若畫卦草玄然及就縣而玩之文字奇古精妙

入神不駭言而意象足王公大人爭延之離宮便殿
欲尊尚之皆謝不行惟高人達士招飲於名山勝地
竹亭草閣之間時往留迹人一見其顏莫不仰慕其
風神漢末知曹操有篡志而頗好文欲因而說之乃
說名聿拉其侶左慈俱操一見握手稱意然不能用
其言慈欲變現感化之乃故驩諫操果怒趣殺慈慈
遁入羊羣呼之百羊皆應操莫知所殺命烹一巨者
盡拔其毛而管束之以遺仙君曰還君侶仙君歎曰
慈慈委蛇邪他日亦當以文顯乃受而藏之遂去之

隱迹武夷山又數百年至南宋而蒼顏如故聞紫陽
真人慕道有氣魄亦入山結廬乃出與之遊數假文
字誘之紫陽頗藉以揚名然卒不悟其意久之乃曰
是一博儒耳未足與語此復去之莫知所終自秦誅
滅諸侯郡縣天下諸茅在侯國者皆散泯無聞惟菁
嫡裔世處故封者至今繁衍間有三脊云

太史氏曰昔帝舜重瞳晉文駢脇今菁亦三脊種傳
後代神明之胄異哉女茅厥初與簡狄姜嫄同類仙
聖之降異凡所從來久矣仙君欲寢操謀以安海內

及黠化紫陽皆不酬志大道信難行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及黠化紫陽皆不酬志大道信難行哉']

白世重傳

銀

董毅

白世重者名元寶以字行朱提人也其先裔出金天氏因生賜姓族既蕃子孫各隨其所胙土以為氏居中央者為黃氏名百鍊世重居西方為白氏餘三亦然皆本金姓獨黃白氏貴震天下勢與人主抗衡自海內以及四夷無處不到而世重視百鍊尤神妙百鍊家尊貴人不易狎不若世重之流通無方也凡民生日用布帛菽粟鹽鐵舟車土田棟宇醫藥棺槨之具鮮美華好艷冶珍怪之物送贈燕樂婚祭之儀賦

白世重傳

白世重傳

後刑名選舉之公務世重皆執其機善權輕重平物
價交易而退各得其兩世重所至則難者易死者生
低者昂踈者親忿者釋能言者皆訥不勝匹雛者皆
可走烏獲無不立辦否則鮮有遂者又善捐軀涎人
雖碎為錙銖不恨又能自錙銖復為完膚細腰鳶肩
面瑩然文理精密凡世之民無論少長男女貴賤以
至賊盜見者皆歆慕愛樂若嬰兒之覓乳母白日剽
掠昏夜泣哀甘死不避至有假童氏子弟為偽世重
以欺人者亦甘心焉不知其何術能得人歡心如足

然性陰狡易變洽比匪人於貪墨不檢之士則呈身
獻媚以求合且從吏之使化蛇虎飽人膏血於民之
齷齪鄙畜者則窳其榻下潛其櫝中招朋引類月子
歲孫翁翁憐愛甚相得也時或厭倦則輒反噬呼胠
篋鼓回祿擠之囹圄殪之槌刃恩復成怨轉而之他
曾不少顧其無情如此尤不喜清修固窮之士春秋
時惡顏氏之子使之簞瓢屢空死無葬具在漢惡王
孺仲使之販絮自擁黃頭磨齒晉惡陶淵明使之行
丐乞食諸如三子者不可殫舉無不受其凌虐至老

死乃已三子之徒雖不少屈彼方揚揚自得以為能
威福人至明嘉靖間又惡激之董子使之飢寒拂
鬱者五十年且言於司命俾食祿安義安義固世重
所棄地也他日歸有訛言者曰董子交驩白世重矣
世重固匿其家於是哄然咸走董子詢世重消息董
子以實告則羣起而怒曰不情哉爰肆為謗詈董子
俛首而受者數月至流離轉徙無所於歸而始信既
三年復置之漢陽漢陽非人所居甚於安義他日歸
貧無立錫僑寓隣境或又訛言曰歸而不至殆世重

黨於董子也懼歸而人之索之也於是復哄然走董
子詢焉董子無以答乃歎曰惡哉白氏之子夫既不
欲親余則已矣而又使人怨余夫人烏得而怨余實
之子之侮余耳夜乃夢細腰鳶肩者一人揶揄而前
曰舉世孰不我敬獨公素輕我我實憾公吾能無翼
而飛無足而行吾之力能登天而入泉公顛踣至此
誰實為之公今服乎否也董子不應覺而思之曰是
已即白氏子也淺夫哉因傳以識之

嘉靖辛丑余歸自江右增茲多口嘗作石羊記

矣今年春還自湖湘多口猶昔也乃作白世重
傳以寄所契一笑焉

湘陰虛士傳

班竹翁

董毅

湘陰虛士者祝姓觀名字文父者也其人質直中無
委曲長身瀟洒文采頽然望之如雲先是嘗有烏溪
真逸宦遊橫州見文父悅之既解官挈以歸使從漱
上從吾翁游翁謂其子碧里子曰是益友善交之勿
輕瀆也他日有玉芝師者善化導人見文父語之曰
君甚美質如陳平之玉人皆惜君中無所有吾政喜
其虛耳雖然萬里至此踽踽涼涼不適于用未契道
也柰何文父默然惟命芝師于是截長補短痛裁抑

之無愠色已而居然成器碧里子益尊崇之雖生平未始屈人必推文父出一頭地至琢象骨為杖捧持而進之文父見其謙下亦安受之不虛讓嘗曰始吾自愧空空中虛無用而豈知虛之為用大矣天下之用皆自虛出不遇芝師幾虛此生矣吾湘人也因自號湘陰虛士云又曰墨氏之道孟子非之自吾觀之人患不知萬法歸一耳苟知之雖摩頂亦何害哉其所造至是初覺均齊端正久之益圓活眸盞神氣充然似得道者別號泥丸宮主碧里子愈愛敬之凡碧

里子之循雅閒散有山林氣望之儼然異于凡民者皆文父所成就也蓋親厚且三十年如一日徃徃夜寢亦與之俱間嘗問曰子家世可得聞乎曰子欲知乎吾帝胄也碧里子聳然再請乃曰吾陶唐氏之甥也昔我重華都君御世既久欲賓於天迺南巡蒼梧入九疑山上升二妃追之不及于洞庭之野翠袖相倚呼天而泣淚血殞地龍孫產焉繩其祖武世世惟肖用是蕃衍以至于今實我都君大孝相傳昭代終慕之明驗故我湘陰之譜不可亂也世有居嶰谷者

淇澳者渭川者柯亭者黃岡者非不名于天下謂之
鉅族則可以方吾宗則有間矣子知之乎于是碧里
子起謝曰吾固疑子之彬彬神明之後信不類哉
小良史曰余聞湘西祝氏族甚大子弟又咸多能或
業筆床詩函或職為扇或為簾或工桃笙其稚弱者
亦能自竅學鳳鳴中簫管咸器于人然皆以藝役之
至若尊而光恭而安無為而成人可遠觀不可褻玩
者皆莫文父若也然余見其雅量善覆藏成人之美
其與人交白首益相得雖無上入之心而有上人之

德此固非餘子可比數者哉

二月十四夜夢作湘陰虛士詩以題吾班竹冠
耳中述烏溪翁贈我先子從吾府君并玉芝子
製作之意貼于五畝山房壁間見勾溪西村石
門茶谷又數人同來讀之稱羨余亦甚自喜既
覺不能記一字枕上乘興遂作傳云

温惠先生傳

桑

董穀

温惠先生其先世扶姓東方咸池國人與若木氏家于蓬萊山下吸海氣吞日光得道有至術能司身成縷乃西入中國佐西陵氏先蚕衣被天下功在萬世故爵之侯而封諸隰謚曰温惠是為隰温惠侯至殷有主伊尹佐湯以伐夏者至周有以神藥授扁鵲飲上池水隔垣見一方者神明之胄世濟厥美代天理物故後裔綿永先生為之聞孫不欲忘其所自故以温惠自號朴茂不華面常皺蹙有憂民之色恒自言

温惠先生傳
桑
董穀

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吾心亦然思天下有寒者猶已寒之也故居不擇地後不辭勞上自后妃貴富之家下至閭閻凡親先生者無不獲益生有輕煖死有冠衾奉上有玄黃為禮有幣帛先生復急急然與之經營晝夜生息春秋匪懈雖濯膚髮折肢體流膏髓不計也先生天性既樂于是無矜容人皆狎而玩之猶庸材焉賞加于無功情篤于艷色其顛倒若是而先生怡然終歲處墻下若不知者蓋先生黃中通理殆聖德不可及

也先生利物之心無窮既錫人之衣猶時出其餘贊使饑者取而食之若蔡順戴勝皆賴焉又貯善藥如螻蛸白皮者遇疾則施之其惓惓于生人蓋如是也且以餘力造為鞞紙以備書記恒有志於天下四方則採為藥丸民有生男者往懸諸門其文事武備又如此可占知先生之不器矣

碧里外史曰昔張詠守成都成都士民甚重所謂茗居士者詠既蒞即勅民謝絕茗氏延先生而禮之民亦落落耳久之先生教其民製為美錦遂以奇貨聞

于天下成都由是富甲諸郡車厓公之名迄今不衰
近吳浙間獨崇先生先生亦宜之吳浙遂為東南財
賦之首先先生與有功焉余益嘆先生能續先緒無媿
厥祖者哉

十五子傳小序

碧里山樵抱憂虞困于澌之北鄙遭時大旱澤焦室
磬日既曷矣家人無以為炊憊甚強起行園見衆植
無言各遂其性緬懷養楚心實羨之衆植亦對以臆
若有以教我者曾中之累為之一釋因念十載前先
君子命余種樹迄今尚未成林然盤桓間能使余樂
饑亦諸子之良厚也凡十有五種戲為各立一傳貽
知我者一嗟云

澌水兩湖董穀碩甫題

目錄

大庾山人傳 梅

董仙孫傳

杏

柰文林傳

花紅

安中湍傳

榴

雪水衡傳

梨

巴園翁傳

橘

洞庭君傳

柑

周餘生傳

栗

白敢夫傳

銀杏

曲慶仁傳

核桃

朱方傳

柿

東赤心傳

棗

牧正蕢傳

桃

玉華子傳

李

夏貢元傳

櫻桃

大庾山人傳

梅

董毅

大庾山人姓韓氏名英其先世與寒浞同宗惡浞之
逆言於太史氏別族為韓避居嶺表浞既誅滅自是
中原無浞寒氏惟嶺表之族蕃衍布散於大江之南
云英志行清苦潔白有大抱負可方傳說自宋廣平
林君復而下弗論也最愛山樵遂來與同老圃餘子
者皆兄之

在籍及久

林氏之子... 中氣無虧... 虛言... 大真山人... 大真山人... 董毅

董仙孫傳

杏

董毅

董仙孫名奉貽以字行遠祖善醫愈疾不責報天大其後故所在如林尤盛於彭城居雲龍山下者三十里朱陳村者二十里皆一族無間焉福善之應何昭昭乎至仙孫猶傳其草金丹法能煉胎經七晝夜化成金粉刀圭入口白日生羽復不自秘以其方著之本草真博施無我不愧厥祖者哉

本傳其母名...

...

...

...

...

...

...

柰文林傳

花紅

董毅

文林者柰氏也初名來禽慕魯展禽之風故效之宋高宗時有王謙者愛禽之美好宜人薦之帝帝大重之賜名文林云柰氏之族不甚經見惟後漢王祥為後母所迫依於柰氏雖風雨昏黑不去則其能恤孤睦隣可見矣近有一支在金臺者變姓名曰頻瞞形體魁梧見之者咸譎曰此非文林也何其貌之似文林也怪而問焉裔出柰氏然後知其通譜也

...

其間中人富矣

園木其茂於中識者大奇於時
安內事建蘇節子以觀天下命首臨士林故中始中
對聖封奉命對西海諸國遂以首為首
法中斷於國人也遂為公然於時
董

雪中斷於國人

董

雪水衡傳

梨

董毅

雪水衡温伯雪子之後也遠祖在漢得幸於武帝封
為舍消侯雪氏世典水衡故以官稱或曰人也有量
本體汪汪如水之平滿而不溢故曰水衡性恬淡接
人殊有風味以故人渴欲見之或譏其尚有心者則
曰人可以不無心哉碩邪心不可有耳大中不偏之體
而無之則生意絕矣人不能難尤好簡冊善紀述人
家有異書欲傳布者則請水衡去使中山毛生子墨
客卿奉鉄筆以從相與剖析登載則忻然就命終老

雪水衡傳五

書林不恨也... 曰人可心... 入於... 本... 然... 蓋... 董... 董...

巴園翁傳

橘

董穀

巴園翁不知其姓名也亦不知其壽或曰璇樞星化而為之惟楚三閭大夫嘗頌之謂其本於后皇漢蘇耽拾其毛髮數莖置井中病者飲之皆愈則無問其年可也翁蓋有道之士急於救世病者雖挫其皮膚以為餌亦無所愛不獨毛髮為然與國老家相善視疾必同往無所不宜蓋聖於醫者也

...

...

洞庭君傳

柑

董穀

洞庭君不知其所出殆亦異人也與巴園翁氣味極相似體魁梧膚稍壅腫識者亦謂其自清都謫降人世隱於廝後自鬻於江陵李氏居龍陽洲上歲供主人絹數千疋以木奴呼之不較也後與巴園翁遍遊南中碩獨不善醫巴園翁所笑然君亦笑翁之捐捐曰惡用是摩頂放踵利天下哉惟時澁戴山人携斗酒聽黃鸝聲自以為得云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公于家... 自始... 人皆... 蓋... 蓋...

白敢夫傳

銀杏

董穀

白敢夫名果自言裔出朱提氏稟西方長庚星之精以生故其孕育不類既長必斷其肢取諸異體而續之乃始生子以故蹒跚如鴨人皆呼之為鴨脚此其異也敢夫初為人擯不用咸言其能毒害人無敢以手相携者去游江西禮馬祖而叅之日侍左右職司點茶祖語之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遂大悟盡毀去其浮華表裏瑩如也人皆喜其自新自號核齋以識之

朱方傳

柿

董穀

朱方字方甫處之松陽人多能好事善幻術友人數之曰昔段成式稱其有七絕則其多能可見矣鄭廣文家貧無以學書方甫嘗供紙數屋則富而好事可見矣嘗寓居青龍寺韓昌黎同數友游焉時秋日方烈赫曦亭午見頽龍萬頭遺郊湍空三足金鳥自天而下啄之精光相射不能正視大駭焉須臾道士以玻瓈碗進靈液照映几席詢之皆方甫所為也則其善幻又可見矣

東赤心傳

東赤心者安邑人也東之得姓本於東方曼倩善瀆射武帝以杖扣殿檻叱曰東來東來瀆輒奇中上大笑曰賜以姓而封諸安邑遂世有其土富與千戶侯等或見其形小而黑以羊矢譏之乃自言曰論人者未可以貌也顧時未我用耳一旦天子稽古右文鑄燧改火必有若李舜者薦我炎炎之勢陽氣異達而成夏令則向之笑我者且將附我矣

東赤心傳

董毅

東赤心傳

康

董毅

東赤心者安邑人也東之得姓本於東方曼倩善瀆射武帝以杖扣殿檻叱曰東來東來瀆輒奇中上大笑曰賜以姓而封諸安邑遂世有其土富與千戶侯等或見其形小而黑以羊矢譏之乃自言曰論人者未可以貌也顧時未我用耳一旦天子稽古右文鑄燧改火必有若李舜者薦我炎炎之勢陽氣異達而成夏令則向之笑我者且將附我矣

玄通子傳

墨

為休寧吳希善撰

盧恩

玄通子姓源邈矣自結繩政弛鬼哭兩粟時鼻祖玄氏得煉形術于祖徠蒼頡氏識而重之以神其用義軒而下唐虞三代墳典誥誓姬孔思孟制作著述歷世與有功焉昆裔蕃衍枝流莫稽有顯于孤竹為台氏或流于浮提為金胡氏祖龍兼天下文信侯修呂氏春秋于雍其胤以功錫侯爵食邑松滋萬戶封其所自出為大夫者五未幾用斯計坑焚禍作無赫赫名僅見知于醫卜筮藝輩而已又有諱翟者異端害

政為君子所距且污吏輒冒其姓氏而當刑者又命
黥之殊默默不能白漢時編號其類為隄摩凡尚書
令僕悉令給事子雲從獵介之獻賦呼為客卿適得
與楮國公石鄉侯毛中含友善楮得其借重石感其
克己毛藉其漸染世論文契必稱四友炎德衰阿瞞
館于銅雀後不聞顯者天寶間玄宗晝行殿上見玄
衣者拜舞盡禮留直秘省安史禍熾同李珣珪渡易
水辟亂于歙廷珪贈以龍紋之衣雙脊之劍能入水
不濡削木成梯故張遇陳朗柴珣輩皆珍愛之陳述

古嘗匿之鍾室以驗盜得實拜黑松使者胡元暉滌
華夏東入吳海滙之陽有繆公子者見其有翰林氣
象風月襟懷為之築軒以居楊鐵崖更其號為璞隱
者仍為叙其世譜繆廢流落淞泖間張九四據吳召
置招賢館相周伯琦輩收錄文翰見九四名號不忤
復入歙之黃山號玄通子隱而不起有欲致之者悉
遣其宗人庸品者應之因有龍氣龍香水晶虹光之
號然皆非真脉也正德初徽彥吳希善遇玄通子于
山泉精舍謂之曰吾知子矣夫子好玄姓以質成厥

用廣遠聿以為名震離煉形火木通明詞林翰苑子
擅威靈百工技藝需子而成子非不用于時慮時之
汎用一子也玄通子悅遂與希善善而希善事玄道
子益虔松楸問政之壑膠沸新安之源箔麗水之精
金屑甕射之老蚌剝麝臍挹龍漿爬梳不暇苦心焦
思撫摩以安其體搜和以適其味衣之龍文佩之玉
玦秉以圭璋娛以琴瑟錦茵繡藉玉匣珠函優游于
明窓淨几之間欲見之者非介希善不得見也由是
遐邇共欣華夷同好士林贊頌投札恐後星軺海舶

賓于皇華者罔不稽程延晷以謀一觀乎玄通也玄
通子曰吾先自受知四日以迄今時未有希善余之
遇厚也希善于余並德同光其與圓盖方輿為久長
者乎

君子曰於維玄通體貞用睿古今賢愚顯晦隨遇會
適山泉爰得知已契踰膠漆法邁張李玄非吳厥成
匪良吳非玄厥名匪章玄與吳斯文之盛遇麗澤之
溪交也諒哉

新交...

...

...

...

...

...

...

清風君傳

摺扇

魯藩中立王

清風君姓善名行可字叔存先世未詳所自舜之時
有善卷者舜以天下讓卷卷曰吾立於宇宙之中冬
衣皮夏衣葛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
天下為哉去入深山莫知其處舜尚其德求其後使
食邑清風蓋自是得世其封傳數十世而至行可其
族遍海內外巴閩湖襄兩都吳越皆有顯者清風君
獨稱冠君嘗與金如意宗辟塵友善如意時在王公
豪貴掌握聽其指揮辟塵常依侍女童子手中任其

驅拂金君之性硜硜不折宗君之貌易如敝帚以是
二族不顯於天下清風君之族獨繁而昌者以行可
之無忤於人也行可為人精骨力美服飾足風采與
人接清風徐徐可掬士大夫未嘗不愛而置之懷袖
騷人墨卿繪事絕藝一見行可競相題詠點染為行
可增容色借行可以傳翫於世其有狂夫不自外間
弄惡墨以污行可之面目者行可亦不與較曰彼縱
污我我清風自在也行可審炎涼善舒卷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時或我用則來故人於

座右驅酷吏於紅塵措天下於清涼救民庶於洪爐
以至蓐收司權白帝當令則卷而懷之或秘諸函箚
斂迹縮首以待陽和然時有高人達士當窮冬盛筵
則曰清風君吉士也雖非其時亦不可頃刻忘於懷
袖使俗氣逼人清風君曰未流不競塵埃滿目聖賢
不能輓吾自善足矣其始彼何執彼亦其柰我何
海嶽逸史為之贊曰賢哉行可清風佳契能卷能舒
不剛不貳非珪璋而有溫潤之資非琴瑟而有中和
之氣賢哉行可道高德備惜哉行可不出其位

錦裯備陳絳核畢具使非置維翰於北面則楹柱之間豁然風生戶牖之際灑然塵起王謝之堂幾何不為廣野耶以至王孫士女騷人墨卿或為蘭亭之飲或為遊春之會未有不約維翰為主盟而資其屏衛之力也維翰諸族有出自黜蒼者則溫然而潤有製以雲母者則光彩奪目有貢自日本者則精金絢色有潔而白者有華而藻者然皆不若維翰之儒雅可交也維翰之德聞之天子錫之封制曰咨爾維翰平正通達殊有君子之器安間周旋不伐屏翰之功其

以爾為戶牖侯以永作藩衛者維翰稽首受命曰臣敢不竭器識以答殊錫維翰之友庶虞士者聞維翰之封恚曰高揭庭戶應夏經冬子不我久出入花氣繚繞鑪烟子不我馨朦朧堂寢之美依稀嬋娟之面子不我媚子何功而獨受顯封也維翰曰子志大而才疎乃以尤人子何功願以封讓於是庶虞士赧然而退

廉汝脩傳

竹簾

魯藩中立王

廉氏其先河東人為大廉氏之後譜系湮微無所考
訂汝脩昆弟三孟曰廉薄仲曰廉慕季即汝脩汝脩
居海嶽逸史門下近二十年其二昆有游王謝之堂
者有赴許史之幕者汝脩樂近書香獨事逸史久不
忍離一日逸史默坐書軒汝脩翻然越闔而前曰我
先世有名頗者戰國時為趙卿守雲中匈奴不敢南
下有名范者為漢太守民起五袴之謠二昆氏託迹
豪貴之門皆額以美錦緣以柔韋繡以辟邪畫以祥

此處為書中模糊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麟鈎以精金捲以織玉惟僕一身淒涼生計牢落憶昔自出黃陵之坂斲於匠氏之手成以日就之功即揭於君書軒之門者二十年矣為君護書香為君承花氣為君隔輕塵為君映草色為君延談玄之客為君醒黃梁之夢雖挹君之清芬實一貧之到骨深有愧於前人殊報顏於二昆僕觀君派雖天潢迹本儒素心惟道義飾亦韋布自贍不暇何有於我請從此與君辭矣逸史笑曰吾書軒誠寒且陋任爾他適復何拘焉卓如立直前折之曰汝脩謬矣汝脩謬矣子

戶羽傳

扇

浦南金

戶羽者夏陽人也一名篔始祖五明舜舉為納言始

作五明扇用以廣視聽求賢才復出佐禹治水逆行四方者八年禹

受舜禪有天下建國號曰夏論功封以食邑三百戶

遂姓戶氏子孫世守其家法傳至翼有寵於周武王

王勞之曰障翳風塵爾之力也賜爾服用繒綵章用

翟周武王始作其後子孫日益繁衍散處四方不可

勝計然苗裔亦寢以微矣羽與翼同祖為人反覆惟

炎熱是附故火正深德之漢成帝河平元年夏五月

火正擅權用事乃薦羽於上上召見羽問羽有何能
對曰臣能為陛下赤手取涼州上嘉其能遂留置左
右與滕安然席正平張曼卿三人者同直清暑殿獨
羽與上共卧起愛幸無比時或少離如失左右手一
日上幸甘泉宮召羽入紫綃帷中參預機密羽陰重
不泄又無穢行后妃以下皆優容之他日火正又薦
其友人冰氏亦得近侍遂稍踈羽羽謹身媚上未嘗
輒請休沐上念其勤勞賜白玉墜子一枚封扶風侯
得衣金紫出入禁近人言羽好廣交自王公貴人以

試觀豪門之歌舞何如書軒之芝蘭試觀公子之膏
梁何如書軒之清泉試觀五陵之輕肥何如書軒之
韋編試觀儀秦何若鄒枚子得聆逸史之歌嘯近逸
史之翰墨亦子三生之幸也乃謀他適所見亦左矣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之謂也汝脩聞言皇皇
如有所失曰微子之教使僕失身矣願子携僕與逸
史重訂歲寒之盟於是油然上鈎更加殷勤逸史凭
卓如立之肩以窺新月
贊曰廉氏之侶月白風清胡厭淡泊而慕浮榮他適

見左悔過重盟微卓如立之面折使爾迷途其未醒

...

...

...

...

...

...

...

...

引光奴傳

取燈兒

魯藩中立王

削松杉或麻稈長二寸許銳其上蘸以船上之硫
遇火則焰然以引燈燭謂之引光奴今夫世人相
質未有不左其道以告之二人同行擠之井而下
之石者多矣引人以光明之路者誰歟

奴燧人氏之裔也其後為太乙之精劉向校書天祿
閣見一老人扶青藜杖吹之火出以照乃太乙之精
也奴村質雖微而為人引光不擇巨細賢愚或芸窓
三餘或吳宮織錦或高館張筵或窮簷取火奴未有

不輕身以往者以故貧富賢愚王公士庶之家畜之
不以為多夕夕用之不以為煩而奴亦不厭奴且有
高識楚王絕纓會燭滅亟呼奴奴不應轉出久之纓
盡絕奴乃出引燭照之卒成楚王之德而收壯士之
報者奴也吁奴不愛其身而引人於光明之境使在
上者推之以照天下則窮荒絕域安有不得其所者
哉

至輿阜皆與之狎上聞而惡之羽叩頭謝曰臣戶氏
子弟亡賴者素不擇交因以累臣臣曷嘗與輿阜狎
上意乃解繡衣使者某陛辭上欲以羽副之對曰臣
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上笑曰姑試卿耳卒不遣時
班婕妤失寵廢處長信宮嘗題詩寄羽欲其從中調
護之羽得詩默不出一語婕妤飲恨而死雖趙氏顯
寵蓋不能不致憾於羽上在未央宮忽秋風起顧左
右歎曰羽少溫厚而體又柔脆如不能霜露何自是
息幸日弛後乃放之湘中羽甘心無怨言子七華九

華漢時並有父風

太史公曰余聞翼之後仕漢為前將軍身長九尺上每御朝為之導駕兄弟皆備宿衛衣金紫左右擁護廷臣股栗莫敢仰視朝儀肅然人以為孫通之遺令然始終一節不以冷煖易心使羽聞之將媿死之不暇矣吁羽真小人哉

太素生傳

蘇

徐珊

素生者故滕氏裔其先策佐宓義治畫有功乃命代有繩氏世掌書契桀廢棄之殷更封簡為孤竹君奉策後周武王時孤竹君二子以國相讓逃去語在夷齊傳中國人歸其中子籍往封於滕滕之有國自籍始時籍以區區之滕介齊楚諸大國間諸大國惡其為已害交欲去之世子恐甚使畢戰問孟子得聞經界之說遂効死弗去國僅賴以存至秦始皇時用丞相斯議燔滅有書氏殃及滕氏并燬其族間有唯類

子遺者悉黥為城旦春故諸滕往往逃難解散藏塚
壁間至武帝思立其後構求民間弗得而素生已數
歲能衣不帛襦袴矣時漢和帝元興中黃門蔡倫典
作尚方素聞其名乃令與故布居相與操飭廉隅修
飾邊幅以堅白為世所稱往從司鉅司直二氏受裁
正之並倫更名曰砥字太素云並薦之入秘府兼起
居注素性敏而善於記載自經史百家陰陽術數以
至釋官小說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簿案尺牘及當代
典故金匱石室之藏帝每召顧問不遺一字下至王

公大人庸夫孺子隨所扣小大皆悉心無隱時帝頗
親宦侍凡論政事得失及人才舉劾雖大臣不得輒
至帝前帝特令素函封奏之面陳可否時或稱旨帝
曰朕聖諛言罔極交殄于朕師今命爾為喉舌出入
予令孜孜夙夜惟欽素拜手稽首曰臣輒當令書同
文嘉厥謀猷以奉揚天子之休命復詔居石渠閣與
諸生講論五經同異校讐成編奏之帝以輔翼功封
楮國公統萬字軍或諧之曰素薄行人也且貪墨柰
何用之素聞之免冠謝罪帝笑曰卿以文墨受汙濁

之名可謂太白若辱矣乃命之冠素謝曰臣以薄劣
幸遭陛下殊遇諸所受遺不入私室思與諸寡陋者
共之不悟更得此謗也且臣非不能洗心以自明祇
恐潔身亂倫而曳白之徒終當取譏後世爾既出乃
私告墨卿曰可以逝矣不必就鉗束將肆我于市昔
穆生以醴脫身幾不免難况毀言日至乎乃力為求
退効神龜曳尾塗中入青壁山終身不出帝錄用其
後仍令掌故其後子孫蕃衍散處他國更冒姓氏故
齊有桑氏蜀有繭氏閩有竹氏吳楚之間有穀氏悉

以能受書並庸于時唯竹氏穀氏二派為尤盛而會
稽楮先生則以國為氏尚仍其素云
外史氏曰素更名砥砥者砥也言素所行整整平滑
如砥石也或曰故布即季布後也漢初有汝陰侯滕
公者亦祖文公如朱家指脫布難素或其遺也予聞
之楮先生云

利天下曰摩頂放踵吾將學諸翟氏知白守黑吾竊
比於老聃云雖然至道之玄窈窕冥冥至玄之極昏
昏默默故白以涅緇朱以紫亂吾不能與數者比色
故兀然獨守吾太玄有銳生鈍生素生者宗孔氏學
遂相與漸濡而磨礪之竭其精華以成文章世持文
墨議論者皆歸之生生後委形萬象不知所終人以
為玄化云
外史氏曰吾聞逃墨必歸於儒噫若生者亦可謂善
變矣而復以玄化道其易惑哉

太銳生傳

筆

徐珊

銳生者趙人也以豪檀里曲間不得推擇依皮母焉
母厭之乃就湯沐邑竟脫去益跌宕不羈秦內史見
而器之載與俱歸約之理而漸精其行始彬彬然以
書生名矣銳頷而長亭亭直立有風塵物表之意與
士大夫遊其學無所不闕自書契以來篆籀古文奇
字以及鵠頭蚊脚龜蟲麟鳳之書六甲四體八分八
法之義靡不依類象形亶究其極銳曰立人文盡變
化星羅雲布雖鬼神不得而知也性嗜山水嘗岸幘

散髮登五嶽顛偃卧仰觀天地萬物之運冥會獨得
則矐然以起信手塗抹而意態曲盡或風雨大作四
山盡黑滄江震蕩呼吸銳抱竿獨立驅龍蛇而奔走
之嘗以語人曰吾能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動
域中不難也有頃被髮行歌出游塘下甚適或問之
曰蹈水有道乎曰止吾無道吾遇吾宗丈人淮北子
與麻衣道人居與之久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性好游
其踪跡遍宇內視幅隕若彈丸然每以為隘思馳八
極而周覽之曰安得皇頡為御保章氏佐之胡斯驗

乘邕繇義鵠為之執轡後先與之過蒼門馳開明驅
濮鉛飲馬咸池以遊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吾願始遂
也子西子為論動靜天壽之說銳聞之曰子西子不
知動靜焉知壽夭夫形體質也不能不死而有不死
者存若謂靜者壽則山不崩石不隕動者夭則海必
竭日必墜耶今夫天曾不能以一瞬息於其上故死
生命也有質者所不能免其壽其夭特遇焉耳吾嘗
動而能靜籊籊然支離吾形而道與之載故淵乎似
萬物之宗而吾之不死者且與天地為悠久也若是

者曷為壽耶曷為不壽耶銳始冠而艾以啖墨致黑
既老考終牖下世傳會稽載山蓋其遺塚云
外史氏曰古之豪傑其氣象非委瑣蹉跎者比故其
行事每或過高而剖綴藝文要之有裨於世噫若生
者可謂不賢矣乎

太鈍生傳

硯

徐珊

石鈍字太鈍巖穴野處以厚重聞會採訪使按郡迺
就與見扣之論議丁丁使曰美才也為之砥礪廉隅
而丰神煥發遂成偉器使與計偕以上玄宗召見於
端明殿試之雖文辭不少概見而應對精確不爽帝
甚善之拜弘文館學士鈍為人沉静審密每侍帝側
其進止有常慶帝與鈍圖任文事夜分乃寢或更宿
不出時賜一休沐焉帝勵精圖治銳於有為與論治
道甚洽乃為前席曰帝王之治以何為學鈍曰以主

靜為學無欲為靜則人極立而帝道可舉矣帝曰卿
何學鈍曰臣以凝靜為學臣始之學也其見天下嗜
欲可好之物雖日積於前而無所染故事至則精研
以應之有所傳蓄固滯一洗之則盡去不留而吾體
未嘗動也山東人李白者以奇文取稱帝召見於舍
光殿令鈍與處宮人楊太真侍太真素重其名因曲
意以奉鈍不為意終默默以退或不悅鈍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又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不
及亂矣乃力為求去隱萬竹山中草玄不出日以接

引後學為事燕人陳黜宣城毛述從之遊所啓沃甚
多黜曰吾從吾夫子遊摩去吾滓垢殆盡化矣述曰
與夫子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漸清不驟而不知
夫子之洗我以心也鈍所處必鑿方沼引泉名一鑑
池玄雲霽霽閔涵上下時臨流賦之其所居室名
混沌窩僅可容膝人不堪處而鈍或經旬不出開戶
視之則偃坐如故申申如也後安祿山及玄宗幸蜀
太子即位于靈武復強起鈍拜平章事肅宗政尚姑
息而諸鎮跳梁鈍因勸之剛斷果決不事柔道不合

祛酷吏來故人聲稱籍甚為楮氏中興祖嗣是族屬
敬處居金陵者家盛占籍千門稱大宗居西蜀者亦
頗昌熾稱小宗蓋別子為宗者也西蜀尤多綽約輕
娟善伺人意隨宜上下甚多風致惟性不嗜吟咏繪
畫人亦諒之其別族居東夷久習土之燥熱亦其性
不耐寒若金觀應候秋飈薦爽輒避深葺稍稍氣溫
則又于于而出以希世用間有居四明者居徽者居
閩者居虎林者居姑蘇者居高麗琉球者居嶺表則
姓蕉氏葵氏蒲氏者皆其分派也但趨炎附熱或譏

其炎涼若楮氏則曰炎涼變態常情乎以我信我則
無加損也燥石為金天地為爐我於此時則伊周大
儒北風其涼雨雪載塗我於此時則夷齊餓夫仲尼
不云用行舍葺卷舒在我彼以炎涼譏我者不固哉
其為見乎介峰子聞而喜曰吾因楮氏而得用舍行
葺之道矣為作清風先生傳以傳

終叛道也爰就正有道約之以程式導之以繩尺秩
秩然井井然使欲親炙者得有所依據不待檢束而
自不踰於大閑端人正士多所許與時有騷人墨客
豪俠數輩詆之曰惡用是拘拘儒儒為也又寧知非
所謂雲之尚玄而翟之加墨者哉先生處之怡然不
以為意歎曰修為在己取舍在人吾直吾道而已削
吾迹枉吾道以從時好吾不能也迺益自刻厲時括
舊習清明如初終身弗渝其介務以範俗措世遂成
大儒傳式天下愈重於好學多文之士矣晚年更號

累菴學者稱累菴先生介峰王子聞而嘉之曰無偏
無黨律已正也不詭不隨率物嚴也文理密察溫而
理也成已成物外內合而時措宜也為作累菴先生
傳以傳

高密王傳

蜜蜂

孟思

高密王風姓太皞庖犧氏裔也庖犧以聖德代燧人
王天下其後有名后者佐黃帝與力牧常先太鴻為
四相以養民帝以其子孫繁衍能世依稼穡之德以
作甘為天下利錫以杜土而封諸高密云王生而神
靈輕體纖腰行步若飛善鳩其衆環侍擁衛誅令嚴
肅謹君臣之禮尤勤視朝日再放衙王時弗怠惟冬
寒乃止其子若孫無弗王者然無專土而有專民王
出之國多集有巢氏有巢之人甚愛重之聞其止或

爭奪以邀請至設食前導王弗前衆弗敢前或襲香
隨之強而後可然亦弗飄然也王所居曰臺亦曰房
王既勤政衆亦力作紛然出入性弗少暇藏精育毒
曳鋒於其後人有犯之者尾而刺之棄其刃而去雖
死弗憚中之者必臃腫痛楚詩人所為頌莫予荦者
也然性勤工巧四之日載陽即出郊原園圃於凡穀
蔬木卉野葩欄藥汀溪澗沚之毛而華而芳可以為
糧者無遠無近採掇以歸蓄構積居蘊釀脾室迨肅
霜寒至乃塞向墜戶入此室處其趨有為不致休息

如此蓄糧既多不可勝食秋歛不給野人或請助焉
王弗恠情上自王公飲膳餌服無不取給糧既甘美
為世所尚迺有陶唐氏者姒以然標術自售雖意味
相類其利益弗及遠也又其遺渣棄滓可以膏華錠
燿明燭華屋良夜是用是宜其利之緒餘亦博矣哉
然其世嗣彌廣遂遍天下其居廣山大谷者尤多賦
性忠義人有害其君者雖千萬億皆死之無一生降
者此其國以永存也然咸襲高密之爵云力也
太史公曰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周室未秦條已夷滅豈皆不高密若耶昔人謂厚施而不食其報後世子孫必享天下之福風氏世有利於天下所謂享之者非耶使任宿須句顓臾之君臣皆如高密將不至今常存耶後世之臣有能遇難必死以報其主如風氏者耶余甚歎焉又曰風一姓也後世有外奔夷裔色玄而醜形貌若壺為楚騷之所惡者又有居晉之鄙朋黨驪氏戕申生者皆無大君長非高密之族云公趙郡邯鄲人父肅

逍遙公傳

馬

趙時春

逍遙公之先有駟伯者封于皮氏之墟為黃帝主車以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命力牧監焉力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為其後駟伯得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涖青齊周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得八焉以歸以會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樂

極忘返而徐偃王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王
乃命立夫闢王堂使遊處其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
子去胡其族亦多從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
甘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為他用且害公迭率師伐戎
復得千騎宣王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
荆徐蠻夷入寇江淮聞其克胡益怖則解去詩人歌
之曰四牡旁旁猷猷于襄既伐猷猷蠻荆來威徐方
來同諸侯中惟魯衛晉于周最親故魯有垆十六族
以擯楚衛有淇上之族以狄晉有冀土之伯中國語

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尤好仙而事征伐
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師將軍虜大宛之
族以歸于是公之族仕于朝者十四萬矣戰死者又
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宮更為中書令尊寵公之
族宗焉往往自官以適君故少為宦者事上為御馬
監上甚幸焉凡郊祀遊畋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
命陪列樊纓鉤帶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
下及士賈庶隸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公其權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徽時善相人伯

樂相之曰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乎性儉嗇不茹葷飲酒惟病乃飲少酒聞光武食滹沱豆粥徐孺子為陳大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常草具飯豆而已或問公之祖為漢進佛經公又不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既素放逸雖為上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駮乘而已無所事事自歎以官進而羈縻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為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請于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鑾輿甚徼竊

矣然年老牙齒落毛髮衰又有犬馬之疾聞魏處士韋夔曾賜號逍遙公臣心欲之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遙公所居曹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往往別其族氏其貴于西楚者為騅氏產于渥洼者為神氏仕于冉閔者為朱氏唐大僕所部者為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于世漢建武中伏波將軍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賢為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為銅像以求之

然援實系馬服君馬遷雖為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
之裔皆不出于駟伯中興主合制下亦中興主而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心觀逍遙
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何以
加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稱于世哉
初駟伯就封時風后為筮遇晉其後子孫卒享其兆
云因

晦明子傳

屏而虛其下以障燈

陸瑒

晦明子扶風人平氏其先端木氏家漆園故平氏出
端木與平邑之平兩族也世克自樹立周成王時曰
黼宸者居明堂天子負以朝諸侯唐貞觀中有為殿
中侍御史錄臣下章奏若刺史姓名朝夕面陳自後
歷歷有聞子侍御之苗裔也為人朴直不事矯揉而
體合矩矱圭角稜然故其於人寡交接可親不可弄
善內照其識如鑒或曰漆園吏為一萬物之說而子
之家漆園也曰得之以一萬物之形祝融氏之後有

九華先生者秉德而耀人甚賴暮昏夜扣門求之然
九華惟事發人幽暗久必為目疾幸與子一面於是
困蒙生為致之則示以易用晦而明之術九華遂得
全交於人子復以此自號又其屬多以隱為高或至
絕物子以虛受人而中心直方非禮弗履君子謂子
善用易矣九華乃復定交焉蓋二人者出處必備一
時如毛穎楮先生輩相與同堂合席而得承下風望
末光為幸然子寢晚進每以材薄讓弗獲有疑者曰
是善及覆隔人形九華之明殆為所間耶子動輒自

若人由是器異之困蒙生每嚮晦輒廢書假寢子因
出其昔惜三餘三大字以示三餘者董遇曰學者當
以三餘讀書其一謂夜者日之餘生亦感悟既而知
生之不能久任也求去居塵埃中無能物色者
陸子曰天下事孰不成於明亦孰不壞於明非明之
過所以用其明者之過也或者懲之必欲豐蔀自蔽
焉將至事物之來情然無見吁子之不盡用其明乃
所以為善用其明也耶

掃虐燭奄有西涼之地舜時為五明大夫侍南薰之
奏阜財解愠有功於民帝曰苗民弗用靈威酷而熾
爾大夫其克殄滅之四海之內罔不靡然時乃風懋
哉桑林之禱能脫炎燭而就爽凱與霖雨同功湯嘉
之錫以雉尾之旌支子統以闔押干齊王握國柄與
高隰爭衡人惡之譖於王曰統輕佻反覆非廊廟器
王任之必敗是秋果以罪車裂於莊獄之市漢武帝
慕神仙道人甚有寵出入不離襟袖未幾見踈迺遮
道奏曰臣以蒲葵之質待罪侍從陛下不以臣為不

才俾播揚休命以風四方臣捐糜無以報今以細人
之言拋擲捐棄與辟塵篋垢同埋沒願陛下察之書
上不報作傷秋賦奉黃金百鎰為帝寵姬壽使進之
喻年召用竟不久任也諸葛武侯治蜀又以羽士伏
謁輒見親信雖師旅倥傯必携之同行其渡瀘水出
五丈原咸藉拍揮軍中蜀人迄今懷感族屬散處巴
渝王公貴人皆珍重而造就之梁武帝好浮屠則進
輪迴之說作七輪一軸坐佛圖澄鳩摩羅釋於華嚴
殿上隨撓鼓動則灑然清涼如入無邊淨土帝大悅

賜號轉藏禪師道人襄幻百出布列寰宇長短方圓靡不曲當人意惜其卷舒張弛或未盡善又數趁炎附熱之歲寒松栢之操識者以是少之用輒見棄不亦宜乎

菁陽野叟曰道人以孱軀末技而能幹旋造化調燮陰陽雖古良佐不讓顧知之弗用用之弗專愛若掌珠棄同瓦礫繫語有之合抱不遺寸朽敝帚重於千金嗚呼是豈獨道人之罪哉

胡液楮傳

扇

范言

楮氏者剡陽人也得胡液而後有地與粵蒲齊紈爭衡幅圓千里楮氏僅得其半上恢下窄無城郭人民物產雖有之亦若畫餅惟疆域斬截均平中分十三郡以二邊郡禦諸外邊頗茂壯中若硤薄或曰四大不在邊蓋削之楮氏曰余之厚德以敦化列郡防微却侮賴邊郡之克夾持焉爾但慮散逸莫可統轄遣使丁貫巡行以司風刺廼中外肅然獲就掌握隨機并力卷舒協濟時赫胥氏趨炎肆酷以敷毒于四方

四方民徼福于楮氏之靈播揚鼓動卒免苦惱居頃
之赫胥氏引去列郡解嚴而楮氏倦勤養威慎動待
時而後舉焉由是觀之振楮氏以風四方者郡牧也
糾列郡之牧而受命主人者貫也郡潰楮敗而貫也
獨不廢職嗚呼貫真骨鯁之臣哉

香奩四友傳序

自韓子作毛穎傳偃然爵之為人肆出奇怪後之以
文為娛者往往慕倣至合其傳所牽聯陳玄陶泓楮
先生為文房四友或制誥以除授或表啓以代謝或
彈駁以封事夸多角雋雖言人人殊要皆極文章之
妙而未易加一辭之贅者矣居閒每欲效顰萬一以
少解貪常嗜瑣之陋模擬之際輒難於品題之物將
作復止後覽唐司空圖為鏡立金炯傳竊謂其於鏡
意尚有遺不揆作金亮傳補之而復取鏡所牽聯者

併為立傳題曰香奩四友以配文房之四焉然則香奩而屬之宮嬪者何假其命德之權也權孰有加於漢呂氏唐武氏曷為不假彼皆出閨位外而僭王稱天不與以香奩之分也宮嬪之可與多矣四者何以屬之一人取一時共事見相友也屬曷不以賢戒無德所以存有德也何唐乎女戒莫過於唐也其戒以責妃何終女禍也於戲內無廢飾外無修儀正色端操僮僮祁祁善者友之則為適容之貞焉出則作態入則毀形爭妍取憐孽孽熒熒惡者友之則為冶容

之誨焉益者四友損者四友而女德之成敗係之矣蓋必鑒鏡也思其心之當正用梳也思其心之當理傳脂也思其心之當美加粉也思其心之當潔飾其容而性之飾寓焉去其所以損者以就其所以益者則於紀綱之首風化之端尚亦與有功焉吾將取以附於昔賢女誠女典女箴之義豈但藉是以娛文乎哉讀者如不諒謂吾駁雜無實而流於不中之戲則四友於吾又烏知其損耶益耶

弘治歲在乙丑七月朔旦陸奎章書于濟美堂

目錄

靈壽先生傳

鏡

疏附侯傳

木梳

華容君傳

胭脂

受采先生傳

粉

靈壽先生傳

鏡

陸奎章

靈壽先生金亮字公照少好山居不知其本所出考之漢當系出金日碑故胡虜種負固於山頑鈍無恥日碑羨中國文明之化因用夏變夷其種遺於蜀者為嚴道人亮之族也日碑嘗曰吾後子孫必有易服色勵清白以顯世用者越若干世為貞觀元年果生亮師大治先生曰乃所願若孔子鑄頰淵因受其模範益刮垢磨光以成其器為人明達剛斷無毫髮隱卓然以乘休光照後世為已任有叩之輒為形容其

美惡而不一涉於愛惡以故忘德怨於人薄海內外
凡有目者咸望其風采得一識面即形影相依狡偽
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焉開元丙子八月群臣賀
千秋節因以亮獻帝命歷試臺閣有味奕丕顯之風
後貴妃短於自見帝嘉亮鑒局命往曉之遂獲深居
大內號之曰靈壽先生妃每晨雖帝不及接獨亮與
疏附侯木理絳侯房施蜀人白華侍左右理善解紛
華善匿瑕施善將美亮獨坦其腹而靜觀三人者皆
倚重焉然大察察近訐直衆漸不堪一日理與爭功

曰子謂能行不言之教乎亂則吾理之紛則吾解之
條貫靡遺子孰與我而獲上睠顧特專亮曰君不觀
漢廷之論功哉蒞縱指示者功人也追殺獸兔者功
狗也諸君徒得狗功耳施與華聞之怒曰吾二人幸
密邇清光日受君指麾資以調護君欲厚而厚欲薄
而薄罔敢自用而曰狗豈不負華素志與施丹心哉
聰明深察近於死必好譏議人者吾不久見君之折
也由是共譖亮於上謂其俯仰取容背面不相副甘
於服役雖穿鼻不恤妃亦憚其不少掩疎而不見者

久之及召以曠眊聞命太醫玄錫白旃往視已而神
色如故進曰昔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臣無愧焉恨不
遇昭烈耳妃慚謝初亮被薦筮之其繇曰明哲煌煌
知微知彰舍之則蔽無遺身殃何用不減欲勿往為
群臣必致之及帝幸蜀妃死於馬嵬將收亮賴依乘
輿而止後帝崩憐其與蒙塵之難遺命以殉葬焉子
二曰鏡曰鑑咸能增光前烈而鏡之名尤著
東坤子曰嗟乎雉之麗於羅者以華豹之陷於奔者
以斑亮之生納諸壙而死非以其明故耶亮知習靜

無為不遭是其壽豈有涯哉自其隘伯夷謂鄉人冠
不正奚必望望然而去當由由然與之偕而就正可
也非不知遠怨者而終以積忌汨沒其身豈亮明於
前而或昏於後耶將遇時之蒙蔽雖有道者不免耶
老氏之道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又我好靜而民自正而亮咸有焉謂得其
道非耶至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雖吾儒亦何
能過是耶然則尚可以自外至者為亮之得夫哉

是每旦至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資之尤善於
解紛萬有不齊雜然前陳不數過井井有條不紊妃
既冠謝之曰微卿則元首叢脞矣蓋其應變支分節
解觸處皆通故經綸才為世稱首與嚴道人金亮終
侯房施蜀人白華逐隊而趨寅而入盡辰而退常有
負有草昧功得封侯率先施等用事呼為後進獨憚
金先生風采頗質成焉施與白生數而罵曰君子不
禽二毛汝禽二毛不仁一也以潔入以汚出敢行稱
亂不義二也狎蓬首之士遇正冠者輒謝之自處以

不恭無禮三也齒以剛亡而含垢者昌汝昧是不智
四也與人交黑頭時甚密至皓首益踈翻手雲覆手
兩不信五也雖毛舉細故而遇佞屈者輒聾牙易撓
六也量長較短遺棄者多又何踈七也理聞偃僕而
退嘗為妃言昔天后陸沉感業寺時無毫髮之長尺
寸之用吾削迹不徃及稱制寵白馬寺主又烏足置
吾齒牙間哉妃惡其訐以為直曰是體解猶不變者
命擊去其二齒將放歸顧其鄉黨櫛生杜生誰可代
者對曰杜生號謹密但不能容物惟捫虱而已櫛生

校之間不容髮鄉黨莫如理雖沒齒無怨言妃以為
然櫛生批生曰上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竟放歸
乃嘆曰相者謂吾二十四齒背負如龜當十年為首
相惟身如槁木不免火厄今果遇上操掌握之權運
籌帷幄之內信不偶矣而乃為二狂生所擠擯不見
容豈非命哉火厄其可逃也遂自焚死其後子孫往
往刻削太甚或怒縛而解之以鋸鋸不行輒罵曰解
吾當以板徑情直行肯齒者多類此云
東坤子曰子嘗按疏附侯世譜稱其出於端木賜後

人避仇家去端從木為木氏以為是殆起於好事者
慕賜之為人耳而非誠然也乃觀侯達於治理而周
流無滯與夫子稱其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甚類
且侯具一以貫萬之才自號一貫君又夫子之所傳
於賜者其出於賜蓋無疑矣惟夫專以撥亂而反之
正為己功而不知春秋無怙亂之義挂一漏萬疎亦
隨之卒以及於難徒能茹納黷闇汚濁奚益哉故剛
而無柔道以行之雖堯舜不能理天下嗚呼侯乎女
器也豈乃祖瑚璉之器乎

而無柔直必皆之難表而不論雖天下無知者
玉潔白如冰而本味香煖無如調之養卦一誠萬物
其德者其出於天蓋無錫矣雖失車以謝國而文
且對其一心貴萬之才自處一貴民又失子之預
流海無與夫千舞其野澤也蓋於終如字所傳其
意欲之為人耳而非為德也乃歸於對於於野澤而
之在也亦言其德於本為木所以為是故其於德也

華容君傳

胭脂

陸奎章

房施字增輝號華容君蓋堯封其子丹朱為房邑侯
遂以父封為氏其後多微弱一種徙而西者雖各有
分土然往往老死草莽間不能自表於世遇土人引
白華之族相與漸染以成其材始克充尚方之用焉
數傳而有薦菑生者與之並進族稍雜隋開皇時有
曰見休精幻顏傾國之術值陳後主方內荒文帝遣
之陳使售其妃張麗華眩惑其主因傾其國及平陳
以配汗血功封絳侯實施之魯祖也始施在娘毋夢

一朱衣人告之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執入唐遂紹絳
封其謝表有云抱惡紫奪朱之質乏抽黃對白之才
方叨彤管之圖形遽拜赤墀而受命即顯封於侯絳
化勉浹於肌膚託華胄於祖朱望忝尊於瞻視豈必
領同乎燕燕而後躋位於班生敢辭血竭於猩猩以
盡輸材於懷氏上覽而嘉之施丰姿醲郁光采射人
飄飄然若霞舉自天子丞相下至士庶人雖嘗服色
器用之然不假以顏色曰惡用是色莊者乎惟狎習
於婦人女子性好色而不淫雖后夫人日與處不疑

下至庶人妻妾賤而倡優咸暱近無間焉嘗詣相者
曰君口若抹丹火色騰上必速得近習之貴然朝承
恩慕流落恐不能久及白華幸於貴妃因薦施與給
侍左右華太事表暴施每為潤色而脩飾焉妃由是
大嘉美之見於顏面日與從事於吻頰莫不含英敷
華煥焉可觀或動色以相賀或反唇以相稽油油然
俱忌形焉後宮下陳類借施為之先容妃嘗戲曰吾
赤族汝其易可運之掌上施對曰天威雖不違顏咫
尺臣請得以血濺上面者妃笑而受之同寅又有靈

壽先生金亮疏附侯木理理之職在定亂推為先達而委施與白生為守文之佐惟金先生負鑒局一聽其指麾妃因問房生得無似荷花亮曰乃荷花似房生耳一日妃沉醉酒暈上肌忘其功與白生奉渙汗而退明旦召謂曰疇昔之夜何至去我對曰欲以臣為守宮者不得離左右手乎遂不樂曰紆朱之榮極矣不去將投我於濁流因乞骸骨上乃賜歸湯沐而終老於絳其後苗生亦即絳封遂與施子孫益雜無別不復辨其世云

東坤子曰房施之族有二其一流於虜而蕃衍於燕支山在祁連山二百里之內國中咸貴重之號曰胭脂而取其妻閼氏為况所謂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已獨施之族在中國產於西方而見錄於周官之考工記為有功於世惜乎施外觀太侈赫如渥赭不能少歛以恬淡而又與皎皎之白生相習染惟務矯飾外貌似是而非而無情實嗚呼大雅君子安靜不擾恂悞無華雖悶悶不快人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難矣哉

風塵物表惟性頗輕浮瑣屑少所蘊藉好為皎皎之行加乎人雖不為和光同塵之習然人有微瑕輒為面謾自天子公卿大夫士下及庶人皆不與接雖娶媼亦厭苦之曰質任自然奚以飾為當天寶時嘗以干號國夫人欲因以薦於貴妃夫人掩面曰毋污我然終憐其才而薦之貴妃喜貯之金屋呼為受采先生不名也日與嚴道人金亮疏附侯木理及絳侯房施相推攷於內前其出處必偕理每被使出入於泯泯焚焚之地及治定輒引退三人者乘其後而施功

焉理曾無幾微出於顏面顧謂華曰不聞有道者云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華不聽又惡金生之明徒事察察不能褒惡為美且謂其族類貴於已而不改形易性忌之獨與施相和調妃暨後宮受其品題彬彬適厥中大要在掩惡而揚美被其澤者莫不革面順以從君焉金生惡其與施相浴比問之曰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又啓妃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拊奈何汝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與此白面生謀之妃惑於華膚受之翹蓋與狎定為忌形交每夜必躬以葶菟湯浴

之而退妃晨興復偕三人者先至妃以手調羹之至
爪傷其痕不敢恤自陳惟精白一心以承天休後數
為房生間之功不盡白蓋華與施雖外相和調而華
多待以白眼故施赤心之託益淡不專又妃嘗醉顏
色或偏注於房生乃怒罵曰吾悔不信疏附侯之言
果為彼赤族奴所戲自是霜毛日耗髓竭而死上追
其為人餽餽乎不可尚賜從其先世世葬玉女洗頭
盆之地焉子孫繼之善於其職亦頗散見於民間或
寓繪畫家者甚衆

東坤子曰嗚呼塵之所加者清也垢之所及者白也
青蠅之所黥點者練素也古云皎皎者易污豈不信
哉當華之揭已以示人而不少韜其光雖行之以直
諒尚恐弗濟而况好為人面謾者乎及其與房生並
用相和調惟講張為幻而又疑其間已取憐卒相持
以至流落而死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無聞
焉豈見素抱朴之道者哉夫以華具朴素之質有受
采之地使文之以黼黻文章則彬彬君子亦可以為
成人矣今若是焉可謂不善用其質也夫

香奩四友後傳序

昔予嘗取鏡梳脂粉四輩為香奩傳以配文房四友
矣後見者皆謂止係於婦容非崇本之論予心然之
近檢蘇長公集見黃甘陸吉諸傳辭亦瓌奇以為不
減毛穎覺此心復戚戚焉溢於舉業之外莫能制遂
取有用於婦功者得尺剪鍼綫四輩續為後傳以端
香奩之習焉或曰女事莫大乎蠶織其具多矣曷為
不及錄成功也屬以母后者何天子親耕以供樂盛
王后親蠶以供祭服且以率天下又假其命德之權

東軒子曰... 香奩傳... 蘇長公... 黃甘陸吉... 毛穎... 蠶織... 樂盛... 命德之權

也秦而下母后之賢如漢馬鄧數往觀織室以為娛
而奚宋乎漢雜伯唐雜夷忠厚立國有周家七月之
風焉則宋也曷為後婦功於婦容一日之間必飭容
而始服事又唐而宋叙其時也光獻仁后者何后性
慈儉重稼穡親蠶不可得而捨也嗚呼盛容飾則亂
極於嬪妾勤職業則治肇於母后不惟於二代有以
見其家法之純歟國事之臧否而於風化之當審其
機任用之當慎其術亂之易則敗以嬪妾而有餘治
之難則圖以母后而未足亦畧可想矣然物又顧吾

御之何如耳苟善御之則前四友似損矣以正顏色
而成幽閒不貳之容不善御之則後四友似益矣以
作滛巧而蕩警戒相成之志損益在我四友何與焉
至於信而可法觀乎尺剗而能斷觀乎剪直而不撓
覲乎鍼合而成章觀乎綫則韋弦之義具在吾將歸
而求之有餘友矣又豈特託義於內則而已哉惟不
知韓蘇之美而累效其顰幸一二同志愛而教之不
然損益之權歸於物而不歸於物物者惡乎可乎
正德歲在戊辰十一月上旬陸奎章書于文西軒

新目錄... 凡... 同... 章... 書... 文... 西... 漢...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而... 不... 賦... 林... 亦... 律... 與... 事... 四... 九...

審侯傳

尺

陸奎章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史本黃帝時黃鍾子長所生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往歸於周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子孫懼罹其害而不忘二王遂托周姓而逃之禪續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質雖木訥凡所施為星分縷析不言而喻身頡而方有黑子百餘恍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居端

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大小質於
準輒以身體之盡知其短長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
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
有所循而不忒小人有所據而不爭當先獻仁后未
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頤意內外皆就檢梃毫分不
以假借雖貴富衆強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
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鈔蜀人金貫
柔理侯索紉相推致於前凡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
統紘紼之制下至民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準指

麾曰宜左鈔趨而判其左準曰宜右鈔趨而判其右
莫敢自用蓋準善謀鈔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銳以效
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
釐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宮室器皿舟車百凡之用
皆咨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
揣本齊末通變以宜民既而精妥協合無盈縮焉所
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絜矩之道
下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
以偽居閒輒僵卧臺閣不起雖在后前惟直道行之

未嘗偃倭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奉節制然銛性騁材貫性躁進紉性夤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違越衆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不宜輕改安石致疑於準遂論準屈身以伸道雖號執法捺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模稜持兩端而已衆遂乘此屈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遇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後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字積忝一字按指子曰曰丈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於天不可傳於後世謂準舜之徒非耶至於物稽於準而禮制行矣律定於準而樂生焉禮樂之用舜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治天下然則雖謂準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時君欲用周禮而棄準卒以取敗奚足道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聖人不凝滯於物彼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律云準云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哉

人烏喙結猴孽膝而交腠每開口有剖決輒噓然長
嘯喜砥礪庶隅以身任裁成之業制作必體驗其可
而行隨機應變間出新得性頗修飾邊幅不能少缺
鉗鐸或規其毋徒禦人以口給銛曰吾欲剗裁品秩
以定五等之服安能箝口無所分布乎鄉人舉以充
尚方之用始通籍禁中仁宗太后器重之每有布置
輒假手於銛一日內外獻歲功后嘆曰可謂斐然成
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銛遂推審侯周準與進準取
稽於身條其紀綱而盈縮之既定銛按之掉三寸舌

一闔一闢以應其變頃臯所判立盡舉無凝滯尋召
後進金貫因貫召柔理侯索紉使續其緒而自與準
奉身退曰罔以寵利居成功然質本頑鈍雖後宮小
姬類能指而使之無不如志尤精雕蟲小技貫與紉
宗之莫敢自出機杼后嘗見四人在側喜曰昔文王
有四臣之助尚守冠裳之介於殷今自吾得準也從
容中道進退不失其宜非先後耶自吾得銛也排難
解紛勢如破竹非禦侮耶自吾得貫也勇往精進所
向無前非奔走耶自吾得紉也能合縱連衡以服事

我非疏附耶遂論功行賞有差而封銘為夫侯勅之
曰書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爾尚無廢先人佐周王桐封之愛保召公棠政之
遺益供厥服大克開於百為錙衣有改造之宜美錦
無學製之害用世其家毋高下其手以生厲階銘後
益顛制不法任意絲紘所至無不殘缺賴后節儉務
本不尚文藻之飾故能保其剛勁久於掌握又每與
貫相失圭角頓挫齒牙動搖漸不任事后雖勞筋苦
骨斲斲資之終不稱詔遂不安表乞歸古治氏之家

別圖效用從之

東坤子曰唐有齊澣者少開敏號解事舍人姚宋為
相不免咨焉又有齊映齊抗皆平章事宰制天下侯
豈其裔耶夫侯為世利器觀其力行果斷而不牽於
去留絕長補短以節量民用亦可謂能獨持風裁者
矣惜乎積於用剛不知守之以柔恃才凌物務小苛
巧詆竟使彼絲薄者得以藉口乃欲舍其良以規別
用其為計亦鈍矣世不察遂謂刀筆之吏盡不可為
卿豈不惜哉荀子曰廉而不見貴者劇也信夫

後敢不奉以周旋遂毅然以覆民庇主自期待與紉
深於結納務剛柔相濟日夜合雜不憚往返之煩要
之必盡其彌綸之責而後已紉每乏絕貫復提挈其
後而進用之使卒其業及考其成紉往往畱形迹而
貫歛其功若無后特憫之曰精力盡矣命封為采阻
侯銛不平至切齒曰成算出吾與周審侯而欲使尖
頭生長脚奴專其名耶陰諷有司上疏論之曰臣聞
選鋒銳以進攻固當討其不服禁躁妄以思靜莫若
獎夫退休况采入非大國之常而鑽窺豈君子之仕

謹按金賈受材圓滑賦命寒微么麼閭奸佞疆難制
薄沾陶冶之化僅成草芥之軀獨眼慚克用之龍穿
鼻肖許由之犢進先奮乎蹶勇脫顛止於遂能雖精
矣而益精豈刺之而無刺進銳退速雖袞冕亦肆穿
窬揜存舍已在塵埃難於物色秉直謬託於矢矯枉
尤甚於鈎飾乞巧之名厚誣天孫之下降包坐中之
禍助成皇子之行兇雖鑽彌堅似膠竭才之類子然
小而輕終類寡謀之絞人準銛定其指麾始挺身而
進取索紉被其勾引甘繫頸以隨行復恃寸鐵之威

將異七章之任縱橫用事肆然無關節之防表裏連
和率爾取糾封之便占小善雖所必錄思一毫終以
挫人不揆鯁生輒叨驚冕已聽其奉頭之竄可遂其
掉尾之私且廟謨不尚夫窮兵而仕法宜循乎常格
方共仰清明之世豈宜建息澤之侯伏願聖慈亟收
成命審知小物免累洪爐停此大封置之高閣不惟
塞頑鈍無耻之路亦以嚴芒刺在背之防貫覽之怒
曰臣老而秃不能任陛下事然專信此并州生恐利
口覆邦家矣遂投閣去去后令大索十日卒不知所

歸後有學刑名者遇罪人剋其類而湮之為墨刑其
從醫家游又能達人危疾而療之族類盖布散用於
世

東坤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固也
嗟乎貫豈小人哉貫以藐焉一軀勇往精進速成庇
覆天下之澤其與五就五去以急生人者同條書所
謂一个臣是已而使冒躁進之名遁迹遠隱宋有司
誠經經然小人哉彼有魁梧其形賢良其責畏首畏
尾無所建明卒脂膏汨沒者何限噫吾於貫重有感

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東', '中', '日', '夜', '年', '轉', '運', '在', '身', '成', '子', '入', '轉', '成', '地', '則', '固', '也', '世', '外', '書', '家', '撰', '文', '相', '對', '入', '意', '務', '出', '其', '神', '妙', '而', '不', '可', '及', '也', '言', '之', '不', '盡', '其', '妙', '也', '言', '之', '不', '盡', '其', '妙', '也']

柔理侯傳 線

陸奎章

宋柔理侯索紉字兼總蓋唐游擊將軍索元禮之裔
元禮乘武后欲蝟興大獄去異已者因告密擢是官
令按制獄遂競肆羅織之酷每一推覆窮根抵相牽
聯至數百未能訖而竟亦不免自後子孫被絞刑者
繩繩相繼紉始痛反先緒一遇羅織輒為牽合傳會
以彌縫其闕漏使相連屬而免繫治之患性雖急切
質實微柔蛇身交股族類皆盤互而居難治而易以
亂毋麻氏名絲互被五色與織坊僅交而生紉抱經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柔理侯傳

綸長才每應物引而伸之莫知端倪而終就條理深阻侯金貫與結交因薦紉於光獻太后曰陛下欲責臣以效績且欲致美以孝鬼神非引紉與戮力不可后曰今幅隕既長欲引領皆被服吾澤紉能任其功乎貫曰臣竭寸草之報敢以身率之紉由是每事得貫為之先益大肆力於合縱連衡之術與貫緩急相護出經入緯大事纂緝離者合之罅者補之務使黼黻文章之治俱就其條貫上足以飾帝王下足以覆萬民乃已后往觀厥成惟紉功獨顯嘆曰是真能補

吾衮職之闕者紉進曰臣先世以剛繩人卒及於亂無補於時今臣請得以柔道理天下因拜為柔理侯先是紉雖因貫以進然非審侯周準無所取法非侯齊銛無所取裁至是準銛讓貫曰吾三人以先達創業而令功獨留於後進恐一旦尾大不掉矣蓋紉每牽制於成功不能奉身以退故累取乏絕后問紉自視孰與三子對曰守法無私時靡有爭處物精切正信其度臣不如周準剖決如流敏而有功揚厲偉績不畏疆禦臣不如齊銛竦踴風生刺舉不避蕪弱

攻昧累效先登臣不如金貫至於舉偏補弊條貫不遺工於組織遠有端緒臣於三子亦有微長后深以為然命左右賜以紫金魚袋每社日許同貫在休告準銛不與焉遇長至日復加一級進用紉遂驕倨雖后臨之亦連蜷而卧不理準銛益忿趣貫使悉其才以條上曰技止此耳后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詔舉其支屬以續緒而紉始就聞其後亦徃徃自盡終無及三人者之壽識者謂索氏積類貫盈雖至紉尚不能解於天其或然乎

東坤子曰嗚呼自道喪風頹世不古若士括囊則棄之以無所長稍出其緒餘則又忌之以連類之進予於索侯見之矣始侯與三子相推引以凝庶績蓋深有同功一體之義及一旦侯功獨見衆輒隨而媒孽其短噫會合之不可恃如此朋友之際可畏我獨惜夫侯以九尺之軀不自奮庸既因人以成事而又相依附結託不早謝絕終取藍縷之救侯豈拙於用長者乎然貫能引進其後不絕尚有戀戀一寒之風視二子之倚法繩削又有間矣

三子入論其說又言國矣

者乎然其論其後不絕而自變一寒之風勝
必則論其不早論其終其變之類其首出於身

夫其

其說會合之不可辨如以服衣之類可與卷服計
在回也一歸之類及一曰保也體其象轉則已其
於其無以必求者無其子其其以之無無其
久其無以必求者無其子其其以之無無其
東神子曰龜身自道其風其世以古若十其

